

好歹读完初一，我就辍学了。莫言兄还不如我，小五就辍学了。辍学缘由大不一样。他的辍学，是因为作文写得不好。或者莫如说他自认为写得好，而老师认为写得不好，他一气之下背起书包蹿出课堂——不学了！我呢，所有科目中顶数作文好。初中入学没几天写的作文就被初三老师拿到初三班上念：“喏，人家可是刚初一哟，你们都初三了！”念罢还贴在门厅墙上展示。用现今流行说法，俺是学霸。小学期间是少先队学习委员，上初中后是班级学习委员。学习还不容易，比上山砍柴或挖野菜容易多了！

然而我辍学了。准确说是被辍学了——因为学校停课了，“停课闹革命”了，“上山下乡”了——我不得不离开还没扒热乎的书桌，不得不放下还没拿热乎的书本，不得不扔开还没背热乎的书包……尤其是，我是多么舍不得那个班级啊！班长是女生，脸蛋又白又圆，跟月亮有得一比，碎花对襟夹袄，粉红色围脖，矜持稳重，讲话有板有眼——永远的班长！同桌也是女生，数学天才，解题不套公式，直接翻牌，冷静得像一支三分钱冰棍，时而像看五分钱冰棍似的看我的作文评语。还有一位男生把线装书《千家诗》借给了我，而我谎称丢了没还，他也没再讨要……相处一年不到，突然天各一方！

如此这般，我对中学怀有一种类似乡愁的情结。每次路过中学门口，我都自觉不自

我的中学情结

林少华

觉地从大门口或隔墙张望——我是多么想进去听几堂课、进去寻找班长他们的身影啊！

常言道心想事成，2024年4月6日这一天，离开初中课堂五十八年的我，忽然有了当中学生听课的机会。一口气听了六堂课：《桃花源记》《拿来主义》《离骚》《雷雨》外加小学课《少年中国说》《少年闰土》，不是在故乡母校听的，地点是无锡影视拍摄基地，课名为山东卫视“超级语文课”。好，我最中意听语文课。不料，这六篇课文，哪一篇都没学过，都要预习。难度不小。高中部的《离骚》就不用说了，就连小学部的《少年中国说》，都害得我这个大学文科教授查了好几个生字！别笑，你也未必认识。喏，“番”“矜”“翕”，不认识吧？《离骚》不仅一个个查生字，还得一次次找注释。

开始听课。讲《少年中国说》的是成都一位女老师魏洁，讲《离骚》的是北京一位男老师郝兆源。魏老师深入浅出，声情并茂，极有感染力。引导学生一遍遍齐声朗读课文的环节尤其感人。听，三十八名小学生的语声响起来了：“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

疆！”听得我但觉春雷滚滚，响遏行云，或如清泉出山，一路琤琮——尽现汉语的韵律之美、洗练之美、气势之美。不错，语文关乎审美、关乎精神底蕴、关乎心灵家园。郝老师不愧姓郝，的的确确讲得好。生动风趣，举重若轻，别开生面。他也让我看出了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的区别：大学老师只消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听不听由你；中学老师（包括小学老师）甚至要舞之蹈之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课文最吸引我注意的是这样两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是啊，日月不淹，春秋代序，彼时中学生的我不到十七，今日“中学生”的我则年逾七十。

听得我最放松的，是马玉炜老师讲的初中部《桃花源记》，四十五分钟，但觉“怡然自乐”，“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了，那位回答问题时不慌不忙有条有理的圆脸小姑娘，岂不就是“永远的班长”？我前排斜对过那个女生的眼神，简直像极了我的天才同桌；那个大个子男生，假如掏出线装《千家诗》，活活就是那个要好的男同学……

好了，不再冒充中学生了。听课固然不假，而我真正的身份是课评员和“超级语文”第三季总决赛评委。作为评委，我把最高分给了同样来自成都的胡丹老师。他的课讲得独具一格，师生一起以课堂为舞台表演《雷雨》。他演的周朴园，除了形象，别的什么都像。惟妙而不惟肖？他像是当年教我初一语文的于老师。这回，我毫不犹豫地把他最高分给了和他相像的胡老师。

就是在去排练的路上，夕阳无限好。她听了哈哈大笑，末了叮嘱我，保持联系哈。

说自己终日只排练是玩笑，但那一段时间，也确实碰巧赶到一起了。

上海国际合唱联盟的两个项目，去年冬天的《冬之恋》和今年春天的《致敬巴赫、亨德尔大型合唱与管弦乐作品音乐会》，我都参加了，每一次都要演唱十多首。几百名来自各地各国的经典作品爱好者，登上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合唱经过几百年打磨的经典作品，加上专业的管弦乐队相和，各声部互相追逐相融，那音乐是震撼的。演出当晚，那些视频便飞出国外，引发反响。这里的运作规则自成一统，高标准，严要求，每一个上台的都要经过考试，考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或许，对于一个松散的组

织，这就是保证音乐质量的关键。我因为有过之前多次参与的经历，多少有一点接受挑战的底气。在那些作品中，我们唱过多首摇篮曲，歌曲表达的爱和温婉的情愫，常使我想起国内各地不同的摇篮曲，蕴含无尽深情。

“今晚你感受到爱了吗？当匆忙的一天趋于平静，炽热狂野的世界转向沉寂……”广阔无垠的非洲草原，生生不息。

我喜欢这样的画面。

我刚退休时，在青松城老干部大学，有一次在课上，听一位80多岁学员唱“老师我想你”，那声音不很稳定，却有着孩童般的清澈，令人泪目。那时，我因大病后虚弱，连两节课的大合唱也坚持不了。

去年，我曾奉命在上海老干部大学合唱团做访谈，与好几位团员聊。一起唱

歌10年了，这样深入的交谈还是第一次。由此，我知道了他们各自的经历、一生的奋斗和梦想、对歌唱的热爱和寄托。秋天，我们参加了在上海大剧院中剧场的音乐党课，好几位团员说，合唱中自己常会热泪盈眶。历史以这样的方式重现，而我们都曾身在其中。

学期末，合唱团在青松城4楼的劲松厅举行新年联欢，我们女低声部没有单独的节目。我在交大老年大学英语歌网课班上交了作业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美国动画电影《狮子王》的主题曲。虽然我学英语歌时间不长，但觉得老师一个个单词抠过，应该不太离谱，联欢会前便临时起意报了名，上台时还很业余地带上了谱子。我唱的时候，邻座替我录了视频，晚上到家打开，看到舞台背景截取了电影里的片段，非洲草原上各种动物生动丰富。问了联欢会负责音响的团员，才知道是男低声部的一个团员临时提供的。

那几天，恰逢复旦校友筹备网上新年联欢，云之声合唱团让大家交节目，我便把这个视频发了过去。网上联欢会，传播之快之广，似曾相熟的旋律霎时跨越万水千山。一些大洋彼岸多年疏于联系的校友，不少人提起30年前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情景，有人留言：“这歌声令人动容。”一位当年4号楼我隔壁宿舍的学妹，如今是加拿大一大学的终身教授，打来长长的电话，问我这歌是怎么唱的，说她把这视频发到群里了。我们聊了很久，唱英文歌和中文歌的异同，还有关于辛巴和娜娜，磅礴音乐中渗透出的满满柔情；关于我们如今各自的生活和她日日忙的工作，中间的多少年成了一瞬间。我夸张地说，或许因为前几年沉寂太久，这半年，我几乎不是在排练

今晚，你感受到爱了吗

孙小琪



听泉观瀑 (中国画) 萧平

桃花峪桥远眺黄河中下游分界线

高昌

悠然平水起横波，囊挂秋声含笑过。
魂索古今连雪岭，色凭深浅界黄河。
中原景象十分好，故国情怀一样多。
天上奔来沧海去，世间风雨伴狂歌。



我生于1934年，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今年90岁的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986年6月14日那个下午，那个难忘时刻。

那天，曹杨二中教工党支部举行我入党审批会，经过一项项议程，最后，党员同志进行表决，我的心怦怦跳动，头微微低垂，几乎不敢看表决结果。党支部书记宣布：“党支部全体党员一致同意徐念奎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无反对票、弃权票。”与会同志报以热烈掌声。当时，我激动得泪流满面，因为我盼望这个时刻，从1952年18岁在朝鲜战场提出入党申请起，到今天，已经整整34年，在我年过半百的52岁，能得到党支部同志通过，我怎能不激动！

我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炮七师21团指挥排长，负伤立功，以为自己的条件基本具备。可是，抗美援朝回国后，20岁了，还没有入党。1954年我从炮兵7师21团调到炮兵31师指挥连任侦察排长。为了我的入党问题，原21团5连指导员杨全信1954年8月15日给我寄来一封用毛笔写的3页长信，信中告诫我，首先从思想上入党，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信中还谆谆告诫：

“考验与锻炼并不受时间的限制，过去的考验与锻炼，并不等于今天或今后不需要考验与锻炼了，相反今后长期的考验与锻炼更重要。”

我始终珍藏这封信，牢记杨指导员的教导，矢志不渝地坚定理想信念。

从部队到地方，从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到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再到几所中学，我都

三十二载梦初圆

徐念奎

积极靠拢党组织，表达我的人党愿望，接受党课教育。至今我还珍藏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1956年编号为3069的粉红色“党课听讲证”，以及第一课“党的性质”、第二课“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和第四课“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资料。还有一张党组织让我担任此次党课学习小组副组长的字条。1979年，我被调到曹杨二中任教，我继续向党组织靠拢，参加党课学习。

经过多年的努力、锻炼、考验，我的人党申请终于获得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不久，区教育党工委批准我成为预备党员，在党旗

这座院落实在算不得大，几条小径，几幢小楼，几处绿树，一湾池水。然，走进院内，便有特别的气息扑面而来。是绿树之清香？是绽荷之芬芳？或许是，或许不是。

小院分岔的小径上，并没留下你的足印。倒是你那一声声呐喊，似一枚枚炸开的巨雷，带着巨大的声浪、巨大的冲击力，当然也带着巨大的光亮，穿透万古长夜，在浩瀚无际的天穹炸响、绽放，绚烂异常，试图唤醒万古长夜里浑浑噩噩的生灵。为此，你成了个荷戟独彷徨的斗士。

是什么让你们仨坐在了一起？噢，不对。一张长椅，两位分开坐着，一位手扶椅背在后面站着。是为农人多收了三五斗而担忧，还是一起深讨老张的哲学？难道是思考着怎样让繁漪从“热极了，闷极了”的生活里突围？从你们的脸上实在看不出担忧和思虑，平静而安详。无疑，经风浪见的你们怎么会让胸中波澜轻易浮现？只是你们其中一位最后选择未名湖的方式，令人扼腕。

不想对你的西装革履多着笔墨，因为你有一双深邃得能穿透子夜的眼睛。旧上海的光怪陆离、纸醉金迷，吴荪甫、赵伯韬们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李玉亭、范博文们高谈阔论、吟风弄月，林佩瑶、徐曼丽们庸俗变态的情感……凡此种种，在你笔端尽显，一部史诗品格的鸿篇巨制由此诞生。

双手后背，双腿微曲，你独行于小径一侧。双眼微合，目光向下，是你关注底层惯常的模样。一个年逾百岁的老者，你说自己要讲真话。你如邻家大爷般寻常的身影、和善的神态，再也不能掩盖你人格的光芒。

你的姿态显得十分独特：双手高举，十指张开，仰面朝天，上衣敞开着，衣角飘向身后。是的，你双腿分开直立着，看上去似乎在做托举的动作，其实是在发出豪情万丈的呼唤——地球，我的母亲！不止于此，充满浪漫气息的你，还给自己的祖国一个非常特别称谓：年轻的女郎！

同为诗人，你的身姿与上一位则截然不同。看得出，你正在小憩。吸上几口纸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舒展与放松。是的，你并没有完完全全放空自己，沉思之意在神态中显现。你的思绪是不是流入了“大堰河，我的保姆”？

这样的事或许只有你能做得出：牵着毛驴，带着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一块儿散步于小院。正是因为深怀人民情怀，你才把现实生活中民兵队长和农村姑娘的爱情悲剧写成了小二黑与小芹喜结良缘的美好喜剧。坐在毛驴上的，应该是小芹，不会错的。望着她略带害羞的神情，你这是要把她亲手交给小二黑么？！

正如你在中国文坛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小院小径上的你，也是如此的特殊。唯一的平面构建，略带模糊的面容，只留下阔大眼镜的边线，怎么看也看不出“乡下人”来。你正是用“乡下人”的视角，描绘出了湘西迷人的小城。你让人们从翠翠身上看到了青春之美、健康之美、纯真之美、自然之美。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你的身旁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显然，这是你说过的话。一个世纪老人，留着齐耳短发，单手托腮，双目静静地望向远方，全然没有理会双膝上翻开的书本。上衣披肩，裙裾飘逸，再加上一身的洁白，“冰清玉洁”一词自然跳跃出来。难怪你能够给小读者们，寄，再寄，三寄。

你是又一位小院分岔小径上没有留下足印的，这并不妨碍你成为创办这里的元老。当然，1928年，你借莎菲女士的日记闯入文坛，谓之横空出世也不为过。解放个性，枷锁冲破，却不知灵与肉如何安放。不知道那时，你如若走向荧幕又会怎样？！

看出了设计者设计的意味。沿着一条分岔的小径徐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你的背影。那个替儿子买橘子时在月台上攀下时身形臃肿的背影，在人们脑海里磨灭不掉矣。不止于此，你面对的荷塘，现在虽无月色，但那月色显然已存在着。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真好！

我已是38年党龄的老党员了，还担任区老干部活动中心诗词组功能型党支部书记。在欢庆建党103周年的光辉日子里，我当老当益壮，旗帜鲜明，坚定理想信念，分清大是大非。更要严以律己，永远不忘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品德，不忘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人，永远忠诚于党的共产主义事业。

十日谈

我的入党故事

责编:刘芳

岁月悠悠恩泽长，朝鲜战争正如火如荼时，还只是个13岁的孩子，却已奔向位于江湾镇的军干校，成了一名小战士。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